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

(八)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洋務運動

(全書八冊)

主編 中國史學會

編者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編輯室
中央檔案館明清檔案部編輯組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朝興路 54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01 號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68 公厘 1/32 印張 143 5/8 插頁 41 字數 3,224,000

1961年4月第1版 196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

统一书号：11074·290 定价：(精) 22.05 元

*

封面設計：任 意

第八冊 目 錄

拾貳 傳記編

一 傳 狀

弢園文錄外編	王 輓	五
遜窟諺言	王 輓	一
錫金四哲事實彙存	楊模編	三
盛宣懷行述	盛同頤	四
盛世危言後編	鄭觀應	八三
徐愚齋自敘年譜	徐 潤	全

二 日 記

翁文恭公日記

翁同龢

初使泰西記	宜屋	二四
使德日記	李鳳苞	二五
三洲日記	張蔭桓	二七
出使英法義比四國日記	薛福成	二八

三、雜記

上海雜記	徐潤	三一
淞南夢影錄	黃式權	三四
瀛瑞雜志	王韜	三七
東隅瑣記	李濬之	三九
津門雜記	張廉	三九

附錄一

田鳧號航行記	壽爾撰	三九	
中國在進步中	高斯特撰	張雁深摘譯	三九
中國進步的標記	于德利撰	張雁深摘譯	四七
中國的海陸軍	何天爵撰	張雁深摘譯	四七

附錄二

海軍大事記	池仲祐	四九
馬尾船政廠述要	際 唐	五三
卷盦書跋——述漢治萍產生之歷史	葉景葵	五五
張文襄公治鄂記	張繼煦	五〇
洋務運動書目解題	夏九	

拾荒
傳記



一
傳

狀



弢園文錄外編

王 輞

王 輞自傳之一——弢園老民自傳（卷十二）

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即唐陸天隨所隱處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賓。十八歲以第一入縣學，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篠坡侍郎，稱老民文有奇氣。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粵，乃更名韜，字仲弢，一字子潛，自號天南遜叟，五十後又曰弢園老民。

老民世系本出崑山王氏，有明時巨族也。族中多有位於朝。明末兵事起，吾家閨門殉國難。始祖必憲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線。自此至晉侯、詒孫、載颺，居崑凡四世，並讀書習儒業，有聲庠序間。載颺諱鵬翀，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尙幼，戚串中有覬覦者，乃遷甫里。

大父諱科進，字敬齋，習端木術，篤厚慎默，見義勇赴，鄉里稱善人。父諱昌桂，字肯堂，一字雲亭，著籍學官，達於經學。九歲盡十三經，背誦如流，有神童之譽。家貧，刻苦自勵，教授生徒，足跡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間俱以豆殼。薦於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魂自能從泥丸宮出入，十餘歲後始止。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爲之，亦豪放不中繩墨。旣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橐筆滬上。

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顧荏苒至一十有三年，則非其志也。滬上雖爲全吳盡境，而當南北要衝，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名流碩彥，接蹤來遊，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繖贈綺，無不以國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龔孝拱，其交尤密。西館中，時則有海寧李壬叔、寶山蔣劍人、江寧管小異、華亭郭友松，並負才名，皆與老民爲莫逆交。惟是時事日艱，寇氛益迫，老民蒿目傷心，無可下手，每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數行下，不知者笑爲狂生，弗顧也。

金陵旣陷爲「賊窟」，而滬上亦以閩粵「會匪」起戕官據城，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卒不能。發憤抑鬱，患咯血疾幾殆。咸豐八年，徐君青中丞閱府吳中，與老民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進言，前後上書十數通，皆蒙優答。十年，金陵大營潰，賊竄吾吳，常、鎮、蘇、太同時俱陷。東南半壁至此糜爛，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老民於是志愈孤，心彌苦，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老民知其貪詐畏怯，萬不可恃，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顧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効。其最要者，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鎗隊。後行之益廣，卒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並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

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土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固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

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折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旅居香海。自此敝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碩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廢不作。

同治二三年間，李宮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宮保，陳善後事宜，並言諭遠情、師長技，自致富強之術，頗蒙采納。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譯經籍，遂得遍遊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醇漓，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道經法都，得瞻其宮室之壯麗，士女之便娟，塵市之駢闐，財物之殷阜，與英之倫敦，竝時稱雄，同爲歐洲巨擘焉。

既至英土，居蘇格蘭之西境，其地近北極，少燠而多寒，春夏之交，徹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巖壑秀美，遊屐所至，殊足娛情適志。九年二月還粵。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嘗登舵樓以眺望，決目極天，蕩胸無際，波濤消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未嘗不感愴身世，悲憫天人，擊碎睡壺，淚涔涔也。

老民旣還自泰西，當事頗有知其冤者。或貽書勸其出山，或欲託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謝不往。

豐順丁公，一代偉人也，尤賞識老民，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莫若老民，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嗚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知己，而憂患以來，精氣消亡，才華零腐，既不能上馬殺賊、下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畫金石，以稱頌功德，徒爲聖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

辛未秋，普法戰事起，七閱月而後定。老民綜其前後事實，作普法戰紀。是書雖僅載二國之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偽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泰西掌故者，可以此爲鑑。惟倉卒秉筆，或患冗蕪，尚有待於異日之重輯，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癸酉，香海諸同人醵資設印局，刲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排印。

光緒五年己卯，老民作東瀛之游，藉以養宿疴，滌煩慮。取道滬瀆，放櫂金闕，得重見故鄉風景，闊別二十年矣，真覺城郭則是，人民則非，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及身而重闕滄桑，生還枮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東，遍歷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夫。一時執贊請受業者，戶外屢滿。壺觸之會，壇坫之開，無日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爲日光山之游，遍覽諸瀑布，窮其幽邃。老民將歸，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也。

老民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恆思歸耕故鄉，卜居於莫釐、鄧尉之間，築三椽之屋，拓五畝之園，藏書數萬卷，買田一二頃，徜徉誦讀其中，優游卒歲，以沒吾齒。顧是願卒未能遂，豈非天耶！嗚呼！老民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曉懷家國，未嘗一日忘。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髮、捻、回、苗悉數蕩平，左帥用兵新疆，擴地數萬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見中興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諸邦，叩關互市，輒以兵力佐其商力，所至各埠設官置戍，艨艟相望，每挾其所長，從而凌侮我，來必應，請必遂，一旦齟齬，而伺我者數十國，腹心肘腋間，遍布森列，幾於國不可爲國矣。嗟乎！此蓋誤於鴉靡之說，而駕馭未得其宜也。近者日併琉球，俄據伊犁，我國家並持節往問而時

虞失和，勢且岌岌。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內憤於措施之顛倒，舊疾陡發，誠使祈死得死，亦復何憾！

老民有弟曰利貞，字叔亨，一字諸卿，讀書未成名而卒，年僅二十有七。有姊曰媖，字伯芬，嫁吳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楊氏夢衡，名保艾，字台芳，娶僅四年，歿於渥。續娶林氏，名琳，字懷衡，一字洽洽，經歷患難中與老民同甘苦。老民無子，有女二：長曰婉，字若仙，歸吳興茂才錢徵，早殞；次曰嫻，字輝仙，生不能言。嗚呼！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

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七葉相承，五代單傳，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從姪三人，相繼天歿，於是自明以來，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已。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噫嘻，不大可痛歎！尤可異者，曾王父娶於沙氏，大父娶於李氏，父娶於朱氏，其家並無後。老民弟娶於夏氏，髫齡俱亡。老民先娶於楊氏，危乎不絕如縷。繼娶於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於曹，宗祧竝絕，老民族黨無存，密親蓋寡，側身天地，形影相吊，豈天之生是使獨歟？老民每一念及，未嘗不拔劍斫地、呵壁問天也。

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絕無不豫色，但最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即通說部。吳門旣亂，母氏憂

形夢寐，逮老民遭罹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剜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

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即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藁，恆揮毫對客，滂沛千言，忌者或嘗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弔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愴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老民邇來潦倒頹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尚多，不足供糊窗覆瓿，因病得閒，聊自料理。

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皇清經解札記二十四卷，瀛壠雜志六卷，台事竊憤錄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十六卷，甕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說略三卷，乘桴漫記一卷，扶桑游記三卷，海陬治遊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饕贅語十六卷，遜窟諱言十二卷，淞隱漫錄十六卷，弢園文錄八卷，弢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八卷，弢園尺牘十二卷，弢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
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沒世無聞，特自敘梗概如此。

遜窟讕言

王 輞

王輞自傳之二——天南遜叟（卷一）

天南孤島之中峯有隱者焉，非粵產，而以避兵僑寄於粵，居久之，自號曰天南遜叟。生於吳下，世通儒理，有名於時。少好學，資賦穎敏，迥異凡兒。讀書數行俱下，一展卷即能終身不忘。一鄉之人咸嘖嘖嗟羨曰：某家有子矣。

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賀客盈門，而叟方執卷朗吟，置不爲意。其族兄稱之曰：「此子我家千里駒也。」并引近人詩「見榜不知名士貴，登筵未識管絃歡」之句以調之。叟即釋卷對曰：「區區一衿何足爲孺子重輕！他日當爲天下畫奇計，成不世功，安用此三寸毛錐子哉！不然寧以布衣終老泉石，作煙波釣徒一流人也。」族兄益奇其言。

弱冠，即棄舉子業，致力經史。偶與客談論，辨析毫芒如肉貫串於史。尤精地理，凡遇山川扼塞及古今用兵爭戰之處，輒能言其勝敗，瞭如指掌。生平嗜酒好遊，蠟屐攜筇，不問遠近。歷佳山水，則引巵大嚼，神與默契。長於詩歌，跌宕自豪，不名一家。交遊所及，滿海內無不以文章氣節相砥礪。人有一技之長，譽之弗容口，而見凡近齷齪者，擯之門牆如恐弗及。以是人或憚其崖岸之高，

而叟自若也。

叟於靈巖左偏築一別墅，名曰弢園，爲藏修游息之所，一邱、一壑、一鶴、一琴，備極幽閒勝致。誦讀之暇，玩山臨水，調鶴撫絃，蕭散自喜，藉以消遣塵慮，超然有不復用世之志。少嘗好狎邪遊，後並悔之，曾於咏蝶詩中自見其志。中二聯云：「文章金粉終何用？身世飄零空自嗟。萬里家山春已老，一生風月念□□」。其寄慨深矣。遂顏其讀書之齋曰蘧菴，蓋有所托也。嘗嘆曰：人皆夢夢，世尚滔滔，吾其爲莊周矣乎？鄉人有勸其出仕者，笑而不答，爲抗聲誦衡門之首章，響震金石。

八戶宏光順叔東瀛之名儒也，渡海至粵，耳遜叟名，造廬請謁。既見，歎若平生，訂世外交甚密。嘗謂叟曰：「先生以盛年抱負奇姿，璠璵品望，鬱爲國珍，因此邦之南金也。奈何闕彩韜光，屈蹤隴畝，安石不出，其如蒼生何！今乃以弢園名室，空以琢磨文字自娛，甚非所望於先生也。」遜叟曰：「老子有言：『知白守黑』，拙者善藏之道也。吾將終身守之。今朝廷之上則有伊皋，行陣之間則有衛霍，文武競勸，中外咸孚，黼藻隆平，奮揚鴻烈，此千載一時也，僕何敢以菲材薄植自炫於明時，惟嘲弄風月陶冶性情以自適其天而已。」順叔聞之慨然有問曰：「曠逸哉君也。此易所謂高尙其志不事王侯者歟！」

順叔特囑其友撰次始末爲別傳一篇，郵寄其國中而并系以贊曰：「懷才負志，含貞抱璞，矯然於霄漢而不可方物。其古之有道之士歟？顧彼豈無意於世者哉！用之則爲鴻漸，不用則爲蠖屈。如僅目爲山林隱逸者流，亦淺之乎視遜叟矣。」